

漢

書

五十六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班固漢書七十二

雋不疑傳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又雋音亦反。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

兩音景本只音祖充反

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宋氏校本云邵

本無必字

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

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

師古曰督

謂察視之

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

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與

制軍之

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

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

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

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似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備音

磊標音匹遙反。宋氏校本云注文浙本有似字疑其意重複當刪去似字

佩環玦

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

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

褰衣博帶

師古曰褰大裾也言著褰大之衣廣

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為朝服垂褰之衣非也

盛服至門上謁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

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

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復起迎

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

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躡音山爾反

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

今

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

師古曰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

今

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

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

師古曰樹立也。宋氏校本云南本

浙本作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

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宋氏校本云意南本作適門下諸從事

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

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

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

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

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

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

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

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西傳四十一 漢書十一 卷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

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宋氏校本云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故不疑

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

黃旒師古曰旒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旒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

衣擔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矣

太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

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其也有素識之者今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

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

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

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

雋不疑

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

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

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

以距蒯瞶也朝之義何以立乎曰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宋初校本注文柰字上浙本有其字衛太子

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

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

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

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

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

西傳四十一漢書十一一朱

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

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也他皆類此本夏陽人姓名成方遂居湖師古

曰湖縣名以下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

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

貴師古曰幾讀曰其翼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

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

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 疏廣傳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

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

雋不疑疏廣

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

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

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

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

理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

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

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

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

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後使舜護太

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

西傳四十一 漢書七十一卷

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

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

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

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

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

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官至二千石

宋氏校本云官字謝本作官字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

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樂亦善乎受

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

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

疏廣

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

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

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請族人故舊賓客

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

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

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古曰幾讀曰奠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

田宅鄧展曰宜今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

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即閑字也廣曰吾豈老詩不

念子孫哉師古曰詩感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

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

以為贏餘但教子孫忘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宋祁曰眾字下疑

有人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宋

氏校本云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五餘日不亦可

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皆以壽終

皆以壽終

皆以壽終

于定國傳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談其父于公為

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

恨師古曰羅羅也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

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

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宋氏校本云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本作養我哀

其亡子守寡我老父案丁壯柰何師古曰案古累字也音力端反其

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宋氏校本云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姑女生且

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

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此婦

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

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

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

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即反。宋氏校本云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前於是

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

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

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

事宋氏校本云與南本作為浙本作與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

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



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宋本云宣帝立大將軍光

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

是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

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

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

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元禮恩敬甚備

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

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

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言知其

冤枉之慮寬平皆無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

西四一 漢書七十一卷

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

字失其真也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齒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為廷

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

西平侯二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

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

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

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

可師古曰天子皆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灾害民

流入關三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三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

于定國

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

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

入受詔條責

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

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毀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

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師古

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

後不敢復告以故滯廣

師古曰滯漸也

民多

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

宋本云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

交於闕

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

師古曰謂令長丞尉

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

師古曰趣讀曰

促重音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

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

師古曰贍足也

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

師古曰塞補也

悉意條狀

陳朕過失

師古曰悉盡也

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

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

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以遭飢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史案事之

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

至是

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

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

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

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

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

毋有所諱

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

躬不敢怠息

師古曰息謂自休思

萬方之士大錄于君

師古曰大錄總

也錄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

夷

師古曰言積替也

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

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

乎

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

日夜唯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

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躬湯伐桀告天之辭君雖

任職何必顛焉師古曰顛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

羣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

強食慎疾師古曰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

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

侯子永嗣少時老酒多過失師古曰老音讀曰嗜年且三十乃

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

西傳四十一漢書七十一

九

死居喪如禮孝行聞宋本云南本孝字上有以字由是以列侯為

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王施施者宣

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

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

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

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

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

夫封侯傳世云

### 薛廣德傳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潁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

丁定國薛廣德

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

與論議器之師古曰以師古曰以為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

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

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

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為三公直言

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

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

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

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

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

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

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

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

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以見死傷犯於齋絜不得入廟祠也。劉敞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

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歐光

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臣聞王聖

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王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

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

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

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比日賜安車駟馬

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  
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

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泊小臣也。劉放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 平當傳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自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

國之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

廉為順陽長拘邑令師古曰拘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

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

得失師古曰傳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

西傳四二六十一

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

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德和

洽制禮興樂災害不成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

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

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

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蹤

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

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

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

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大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

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

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

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

以永年傳於二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上

西傳四十一以七十五

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

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佚有意者師古曰勞

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佚者以恩招言勃海鹽池可且勿

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莫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

十一人為最宋本云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今

景祐本越本無舉字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

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參遷

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參古累字先是太后姊

子衛尉淳于長白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

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

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

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

罷昌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

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

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

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

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

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

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天位已負素

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

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

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

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

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

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稱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君其

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

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

謂韋賢也

### 彭宣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

平當 彭宣

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

○宋本云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判誤據史館本作傳

禹以

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

為右扶風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

太守

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不得在京師

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

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

處爪牙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

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

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

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

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

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

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

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

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

美實

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鍊鍊食也故宣引以為三言覆音芳曰反

臣

資性淺薄年齒老眊

師古曰眊與老同

數伏疾病昏亂遺

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竝真

溝壑

師古曰埃古埃字

莽曰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

德未效迫于老眊民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

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



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謚曰頃侯傳子率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

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象師古曰象音力瑞反亦其

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

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劉奉世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

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爾

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乃哀之哉甫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榮獨意義自不同也薛廣德保縣車

之榮平當途道有恥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道讀與巡同異乎

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

###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右宋景文公校本刊誤悉入卷內注下

王貞兩龔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

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伐紂為不忠餓死于

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

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系注幽

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

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周猶稱盛德焉然

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

語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師古曰懦柔弱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宋氏校本云

本高二字作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

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

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

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

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存略此四

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

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

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

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

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

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志錄

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

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

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

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

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

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

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

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揚雄少時從游學

巨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

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具

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

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

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

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

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為病盍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

德名為幾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

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為自當其德則有名也梁齊

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虐成其

三頁兩龔鮑傳序

名師古曰惡於何也惡音烏谷口鄭子真不訕其志耕於巖石之

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龍葵之繫其清

矣乎蜀巖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作苟見

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久幽而不改其操雖

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舉茲以旃不亦寶

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已上皆揚雄之言也○宋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自園公

綺里季宋祁曰季字下疑有公字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

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

民也若王吉真禹兩龍葵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 王吉傳

二五十五  
小三九十九

西四二二 漢本十二卷

三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

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

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

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

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

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繪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制古恒字傷也言見此飄風

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立列反○宋祁曰注文恒字字下疑有恒字說曰是非古之

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

之車也故傷之○劉放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

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制制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陽夏公云倒文取新古蓋多如此不為誤今者大王

王吉

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宋曾不半日而馳二

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

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宋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

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厚不伐甘棠

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

式搏街臣瓚曰搏促也師古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

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

手苦於筆轡師古曰筆馬身勞虜車

所匿薄師古曰匿與偃同言遇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

勞之煩毒師古曰奕柔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夫廣夏之下

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

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

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其樂豈徒

街擲之間哉師古曰街馬街也休則俛

仰誦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進退步趨以實下如傳曰

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師

王吉

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

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宋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宋

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

曰臧五載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

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向松仙人伯喬向及

赤公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宋祁曰登疑作發則福祿其臻

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臻與臻同臻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

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

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

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

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

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

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

三、九十一 西四二二 漢志七十二卷 五一

惰宋祁曰惰疑作惰類篇渠伊反畏也敬也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

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

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其得輔弼之義雖不

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

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

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以

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與

發衆事。宋本云南本浙本母有所發句上有西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且何獨喪事凡南

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

王吉

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奔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

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

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其

仁厚豈有量哉

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

臣願大王事之敬

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

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

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今漢朝不聞知又不

能輔道陷王大惡

師古曰道讀曰導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

三州

西四十一

漢志七十二卷

六一

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

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

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

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母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

未盡政務之本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宋祁曰注文不字下

疑有可字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其務

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  
治左右不止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  
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  
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  
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  
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  
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  
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

大三十七  
小三十七

西傳四十一 漢書七十一卷

七

音穿鑿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

修也師古曰言其敝深難久行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

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工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

質樸日銷恩愛浸薄師古曰寢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

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

大業與八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

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則俗

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躬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

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唯唯陛

上書



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

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

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

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王

諸侯則國人承翁王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王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王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王者言其父自王婚也解其在高帝紀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

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

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

以貪財誅利宋祁云南本浙本作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

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宜登絕惡於未

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

舉皐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皐陶伊尹非三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

多驕鰲不通古今師古曰鰲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二益

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宋本云注文一本

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

巧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古者工不造瑇瑁商不

通侈靡師古曰瑇瑁者刻縷為文瑇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

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其

也

也

也

也

言迂闊不其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

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

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立見其益反啖亦啗字自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吉後

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

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

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

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言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

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

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

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

大正四十二 西傳四十一 漢書七十一卷 九

易今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

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

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遷

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具有口辭遷趙內史吉坐昌

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

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

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

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

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

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

書

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

之法師古曰言田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

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

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

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

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

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

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

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

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

小司女師西傳四十一漢書七十二卷

恭侯夫人放寬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日弋

亮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

崇為昏師古曰婚姻之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

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在位

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諛

之辭師古曰諛詐言也音虛表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

辜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遵法度云以示百僚左遷

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

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

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

善

為傅婢所毒薨國除

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社席之事一讀傳曰附謂近幸也

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

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

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裏衣

師古曰囊之衣也有底曰囊無底曰素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讀曰畜去位家居亦

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

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繁行著聞徵為博

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

西傳四十一漢書二十一卷

十一

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

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

虛已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

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

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

師古曰凋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

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

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

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

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既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

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器工珷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衣

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綉古誇字主上時臨朝入朝

眾人不能別異其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

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

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

下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云目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

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

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

西傳四二漢七十二卷

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

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

費數鉅萬蜀廣漢王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

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主作銀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

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巳言蜀漢王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

室亦然廢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

往太右宮見賜杯案盞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

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飢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

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

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宋本云浙本無所字人至相食而廢馬食

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

散充盜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

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

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寔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

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

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宋

祁曰以字疑作取字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

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

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

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

西傳四十二漢書七十二卷

十三

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

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

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

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

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

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

可哀憐也廢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

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

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乃今天

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

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

謀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母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謀誠也上

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母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

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

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

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及臣禹不勝拳拳

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倦倦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

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

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

西傳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卷

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

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袒裼不完師古曰袒者謂僮豎所著布長

襦也裼毛布之衣也袒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

臣嘗買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

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稟食太官師古曰謂

大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繡絮絮衣服酒肉諸果

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

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

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

少茅惠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少古草字伏自念終亡以報

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

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

洿朝之臣也師古曰洿與汙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

旦躡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躡音顛蹶躡也仆音赴

旋曰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

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云所恨

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

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致同致致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

西傳四十二漢書七十二卷 十五

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

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曰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

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

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

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

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禹以為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

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



於生子輒殺其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  
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  
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  
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  
上宋祁曰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  
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  
雲斬伐林木二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  
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  
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

西漢書七十二卷

十六

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

露中野不避寒暑梓中把去手足胼胝師古曰梓拔

穀租又出彙稅師古曰彙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

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田與人窮則起

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

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

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

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租稅

日賤買貴賣日販

負禹

負禹

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

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修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

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

廩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侯望師古

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

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官禹又言孝

文皇帝時貴寵繫賤貧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

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

其誅師古曰疑者以與民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

西四十二 漢志七十五卷

十七

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

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

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縱者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

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

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

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

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

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烈也

百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

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詐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詩逆而勇猛者貴

於官師古曰諄孔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

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何以謹慎為勇猛

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

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

以使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

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

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

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

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

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也免官而已則爭

西四十一 漢志七十一卷

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

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

讀曰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况乎以漢地之廣

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

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

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

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

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

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

真禹

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中正致誅姦臣

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調古韻字救出園陵之女罷倡樂

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

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解也則三王可

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

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

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

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

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

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

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

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

非之語在韋玄成傳○宋本云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 兩龍龔傳

兩龍龔是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

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龍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

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

曰卒然也終其經業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

衛補吏○宋祁曰補字疑有出字再為祭壹為丞勝輒至官廨

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

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

病去官大司空

何武執金吾闔宗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

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龍鑿及元父審壽濟

陰戾嘉

師古曰元音抗父音甫

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

平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

曰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

有詔為駕龍鑿至皆

為諫大夫審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

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

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

下其言祖述王吉貞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

西行四二二法七二二

大

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

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師古曰依舊官

諸吏給事中勝言

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後歲餘丞相王

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

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

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

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

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

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

迷國不疑

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

今舉相等過微薄日

暮議者罷明白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

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以勝

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

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勝書所劾奏也勝

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

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

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志謂

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向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眾異外以

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躬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

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

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

西四二 法二二 廿一

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譖去之白衣耳

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

作觸臯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也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

劾奏與常爭言洩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

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

議師古曰與讀曰豫。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非中朝臣疑言博士者誤也不崇禮義

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媚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媚古

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

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

兩龔

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  
帝崩初琅邪郝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  
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  
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  
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  
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飢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飢長吏以時存問常以  
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  
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  
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皆艾二人

西歷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廿二

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  
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

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  
衾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孔武仲曰龔勝郝

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  
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

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

兩龔

漢乞骸骨詔謂之老日艾二人而不名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大  
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傳舍如驛舍也漢得入驛如此之  
嚴也

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

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

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為

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

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

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

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

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

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平莽既篡

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

西傳四二漢書二十二卷

七三

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

拜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

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

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

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

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久

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

之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服拈紳師古曰拈引也拈者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

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拈紳故放之也拈音士賀反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

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

兩龔



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

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

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無益

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至以印綬就加勝

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執勝病少

氣可須秋涼迺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

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

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

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

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

西傳四二漢書二十一卷

廿四

矣旦暮入地道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王哉勝因

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煥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

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家

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劉放曰勝語畢遂不

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

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

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董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師古曰董芳草龍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

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 鮑宣傳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

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

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

辟宣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

宣為西曹掾其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

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

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眾

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母居位

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傳太后

西傳古二 漢書二二 六五

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傳喜始執止議失傳太后指

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

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

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

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

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

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莊貌也

師古曰魁音口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

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嬰及幸臣董

鮑宣

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

地安海內其難師古曰共讀曰恭。劉奉世曰共讀如字。今世俗謂不智

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

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眾皆惑

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鄧展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惑也請寄為姦

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

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

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

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

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豪強大姓蠶食亡

厭四亡也宋祁曰大姓下疑有家字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

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晉灼曰遮古列字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

賊皆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

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也反治獄深刻二

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

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

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

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

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

師古曰則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

隱者痛也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師古曰

曰尸王也不憂具職但王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

誠其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

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

如一合戶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方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鞠也拮音居黠反○宋祁校本云浙本無之詩二字

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也空孔也父子夫婦

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

曰安馬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

人若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

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

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

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

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

以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

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

鮑宣

西四二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

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

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

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

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汗反為反輸音式喻反○宋祁曰注文輸景本

作式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

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仁功德者甚眾

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

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

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

西四一二 世宗言百二十二卷

九八

下猶不聽也臣雖愚贛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

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

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

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

臣宣呐鈍於辭師古曰呐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

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

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

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二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

鮑宣

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

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

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為光

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

歎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歎音翁說音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

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虹

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

馬都尉董賢本無葭李之親師古曰葭音工葭反葭音

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賞賜二度

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

西傳四十二漢書二十二

廿九

為一第賜賢猶嫌陞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

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行音下更反上冢

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二君今反盡之

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

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歸海內

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

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

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

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

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

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欲使海瀕仄陋

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間空隙

極竭髦髦之思師古曰髦音木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宋祁云浙本無竭字退入

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

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

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

園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

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

也留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

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

入宣坐距閉使者二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宋祁云南本無不

道道二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

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

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日欲入朝也丞相車不得行又守

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

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

為之長師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

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臯法案誅

諸豪桀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

武等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婿字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

顯其名而捕之與與管女婿許紆俱過宣二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

不知情。宋祁曰情字上疑有其字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

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

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

尊伯高師古曰弁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逡音于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紀逡

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

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

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以麻遺八鄉服虔曰以瓦器遺之也

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

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

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

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祝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

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

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

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

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

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宋祁曰由

字按注弁贊注及江浙本作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

致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日許吏反屬音之欲

師古曰說

師古曰說



反著詩賦數十篇始喻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

直師古曰喻麋扶風之縣也喻音踰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

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

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

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

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

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

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

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

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龍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

西傳而三漢書三二卷

廿二

### 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

發跡雖異同歸於道三其各得道之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

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芳馨也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

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

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

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

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

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今龔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迹也○宋祁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

鮑宣

正其道可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誦好避不汙

絕紀唐矣

師古曰欽誦不仕於莽遜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遠及兩唐

#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右宋景文公校定悉添注下





